剡溪漫筆

剡溪漫筆卷之三

封禪平準書

太史公封禪書紀武帝瑞應多疑辭郊雍獲麟則曰獲一角獸若麟然登中岳太室則曰聞若有言萬歲云泰山祭后土則曰其夜若有光見神人東萊山則曰若云欲見天子興通天臺則曰若見有光云其平準書紀帝煩費多甚辭築衛朔方則曰費數十百巨萬渾邪來降則曰費凡百餘巨萬隄決河則曰費不可勝計穿諸河渠則曰費各巨萬十數徙貧民關以西則曰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仙本虛誕而帝以真求之曰若有者明其非

真有也用宜省約而帝以浮出之日費億萬不可勝數者惜其非經費也雖定哀之微詞其義嚴而其旨亦顯矣

馬迎

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杜詩江閣邀賓許馬迎用此事時當泥雨尤爲著題但驟讀之不覺耳

唐人避諱

古人避諱皆以一字易之如漢文帝諱恒恒山恒水田恒皆改爲常武帝諱徹蒯徹徹侯皆改爲通明帝諱莊

莊助莊周卞莊鄭莊公魯莊公皆改爲嚴若唐人諱虎其例非一軍之武武賁地之武武牢武丘胡威字伯武律曆志武始交北史武頭栖白武遍皆改虎爲武元旦白獸樽劉敬宣傳軍次黃獸何點傳獸丘山又改虎爲獸晉梁陳隋諸書虎皆作獸或作猛獸韓擒虎傳又削去虎字止稱韓擒至江東謠歌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因黃班語不可解乃云擒本名豹平陳時乘青驄馬旣諱虎爲武又諱爲獸又諱爲豹又并其字而去之未免混亂失實其諱淵陶淵明爲泉明謝淵爲謝川侯淵爲侯深戴淵劉淵公孫淵又稱其字亦無定例

石徂徠明禁

石徂徠云國家之禁踈客不得其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政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强兼併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其言切中時弊方宋盛時當弛者反禁當禁者反弛徂徠已不勝慨况今日哉

南史多方言

晉宋齊梁都於建康故諸史多江左方言謂赴水曰透王遜傳透水死者千餘人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鵾抽斬之謂室中過道處曰弄東昏侯遇弒於西弄謂笑人曰齒冷樂預傳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飯之狼籍者曰粘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謂紅白相雜曰桃花米飯崔祖思稱宋武帝節儉有五盞盤桃花米飯謂物曰東西齊豫章王嶷傳止得東西一百于事亦濟皆方言也

·介非下謚

鄭漁仲分謚法爲三等上者文武成康之類凡百三十

三用之君靚用之君子中者懷悼愍哀之類凡十四用之閔傷用之無後者其下六十五字用之殲夷用之小人而介之一謚在焉按謚法執一不遷曰介雖若近於硜硜然必信必果亦士之一品也安得與暴虐荒煬同類而乃列之下謚用之小人乎魏王稱比干爲介士比干亦小人與 國朝謚介者十人劉學士儼石少保瑤謚文介海中丞瑞楊侍御爵謚忠介靳中丞輗吳尚書嶽謚介肅陶尚書琰鄭侍郎世威陳太宰有年謚恭介郭尚書宗皐謚康介

夜半鐘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詩話謂夜半非鐘鳴時或謂人死必鳴鐘不拘晝夜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其說謬矣續墨客揮犀云嘗宿姑蘇一院夜半聞鐘聲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尋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然皇甫冉詩夜半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于鵠詩遥聽緱山半夜鐘白居易題清頭陀百尺禪菴半夜鐘王建宮詞未卧常聞半夜鐘又不獨姑蘇爲然按孔氏雜說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據此唐時五更皆擊鐘夜半所聞乃三更漏鐘也然南史丘仲

孚傳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則唐以前已有之

文章奇觀

管子二十問商子二十墾令韓非子四十七亡徵皆古今文章奇絕之觀

抱佛脚

世俗遇急難而乞靈於神謂之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用俗語也近吳興刻東野集垂老訛作仙老

鱟魚

虞嘯父對晉帝天時尚溫鱟魚蝦鮓未可致何令升晉

書音義云字林鱟魚出東萊文字集略鱟亦作鯚音祭又音制然則鱟魚卽今之鯚魚也郡志鱟魚下引虞嘯父事云板身多梗長五六寸味極肥腴以糟浥之可作湯其狀與鯚魚正同然下文又有青鯚魚豈舊志作鱟而俗皆作鯚本一物而複收之耶三輔决錄鱟魚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鱟魚額廣韻鱟鯚亦兩見云鱟魚可作醬今鯚魚不堪作醬其美亦不在額又不可曉也當更考之近刻廣輿記作青鯽魚尤誤

畫意

畫家寫古人詩意始於晉顧長康長康重嵇叔夜四言

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乃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長康取爲圖嘆其有難易之别耳世說止云道畫劉孝標註亦失引不讀晋書不解所以淶時諸王所跋清夜游西園圖亦長康之筆

星河動揺

少陵閣夜詩三峽星河影動搖天官書註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動搖則兵起少陵用此慨兵戈之未息耳故下云野哭千家聞戰伐虞註引漢武故事東方朔謂民勞之應恐非也

翻案用事

馬卿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傳玄雜言詩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詩本祖襲賦語而賦疑其聲之似詩感其聲之非一字轉換陳而若新此翻案用事之法

倒影

酉陽雜俎云楊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云海影翻則如此余閩塔之倒影各處多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於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窻樹影從隙中透入西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巳

乃沒舉以詢人皆莫能明其理偶與薛魯叔太史談此事魯叔云嘗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初以爲怪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處隙中入輿故下及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余爲之躍然後卧舸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窗未啟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處入窗隙無不倒垂正與魯叔語合沈存中筆談謂中間爲窗隙所束故影皆倒垂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之言也

鄉誼

樓宣獻公鑰云四明鄉誼最重薦紳聿布序必以齒歲

時往來少長有倫又見一小說史越王罷相歸里慈溪令蔣鶚出迎邑吏衆拜庭下王皆荅拜蔣跼蹐請免王曰門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以相王之尊而與邑吏荅拜似小過惟鄉誼爲重故忘其人之爲邑吏而身之爲相王前輩厚德乃爾今不可見矣

比擬精當

少陵謂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今觀孟詩如落景餘清輝櫂溪不更穿石潭傍隈隩極目無端倪豈直昏墊苦辛勤難具論嶺猿相叫嘯謂予獨迷方客行愁落日無復越鄉憂萬里忽爭先風波厭苦辛皆從康

樂明遠來乃知古人賞譽語皆實際與近世浮諂者不同其懷李白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亦謂太白多倣效于山明遠如白紵辭宮中行樂詞烏夜啼等作猶有迹可尋少陵胸中如波斯賈胡無所不有見人隻語即知所從來比擬精當不爲溢美益以見少陵之大也

、兵無常形

田單火牛勝兵也王則邵青皆效之而竟以取敗吳人鐵錐置江敗道也吳權楨銳杙李㶅七星樁皆倣之而復以制勝兵之無常形如此蓋兵事尚密單與權㶅皆出其不意故敵不及距而勝彼事未發而人巳先聞使

豫爲之備能無取乎

陵號

帝王瘞地名陵始於西漢初皆因地取名不爲稱美高帝長陵惠帝安陵以近在長安文帝霸陵以霸水武帝茂陵以茂鄉宣帝杜陵以杜東原元帝渭陵以渭水趙太后雲陵以雲陽東漢以後別爲嘉名非前人之意矣國朝陵號多襲漢唐之舊

襲用巳句

岑參集中多襲用巳句雖會意之語亦其才致有限也送王贊府客舍草新出關門花欲飛送崔全渭北草新

出關東花欲飛送薛彥偉名登鄒詵第身着老萊衣送浙秀才新登郄詵第更着老萊衣送鄭少府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新送張卿郎君草美青袍色花隨黃綬新送鄭堪對酒風與雪向家河復關寄宇文判官終日風與雪連天沙復山送張郎中邊書醉嬾操送唐子陽鄉書醉嬾題贈韓太守家計亦清貧題王釜廳壁家計復清貧

汪箕火寸

所以汪斛關而西謂之汪箕見方言所以引火名火寸見清異錄二名亦雅

子游

仲尼弟子多魯人其餘或衛或陳或齊皆去魯不遠獨子游生於吳中夫子轍跡所不到乃浮江絕淮遊於聖人之門非豪傑而聖賢其誰能之攄史以夫子四十五歲從陳蔡時年纔十有六耳已列在文學之科矣武城絃歌亦弱冠時事史雖不記所終必以聖人之道傳於吳中如子夏西河故事吳之家絃戶誦皆子游啟鑰之功也

字有別音

湯樂大濩本音護庾闡弔賈誼文張高絃悲聲激柱落

清唱未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驤終仆一蹷是又有穫音簡易之易本音異崔瑗司隸校尉箴翼翼封畿四方之極收鹽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厄是又作翊音雁行之行本音杭梁簡文帝從軍行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迤邐觀鵝翼參差覩鴈行先平小月陣郤滅大宛城是又作形音

蘇威五教

宇文周時令民間悉誦五教蘇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甚至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

耶嘗見詞林進講不解五教爲何事綱目集覽亦無明註後讀郎茂傳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茂以爲煩紆不急奏罷之所謂五教疑即此盖五倫之教也威以五倫設教意亦良善但煩鄙之辭課民誦習徒滋擾害無補世風此柳子厚郭槖駝傳之所爲作也

柳栢楊榆

宜春有柳栢甚奇李贊皇移植平泉特爲賦以紀之稱其風姿濯濯布葉低垂死若荑楊而冒雪停霜四時不改盖栢之似柳者余鄉亦時有之往在京師見黑窰廠有榆如楊長條婀娜四垂到地極可愛玩謂之垂楊榆

亦柳栢之類惜無李公賞識徒辱於陶埏之側與凡卉同泯泯耳

巧辨

鑄工倕而銜其指明巧之不可爲也鑄金人而緘其口明言之不可易也故曰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善言貧

孟郊苦寒吟厚氷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賈島詩鬓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昔人謂郊島善言貧然詞旨酸愴幾於怨矣惟淵明貧士詠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烟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形容貧

士切至而云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其一種真樂超然自在斯善言貧者也

上戊祀社稷

國朝以春秋二仲上丁祀孔子上戊祀社稷弘治十七年八月一日爲戊十日爲丁禮官以十一日祀社稷臺臣金洪列奏如此是中戊非上戊矣　上謂諸司職掌舊用上戊其改於中戊連祭始於何年禮官言洪武二十年永樂八年至正統景泰天順間皆以十一日祀社稷其失不始於今　上命今後止循職掌以上戊致祭按社稷之祀惟取上戊原不以丁後爲拘金說甚長宋

齋間以正月上辛南郊或春在辛後亦止從上辛不以郊在春前爲嫌可以例見近來仍用丁後之戊無先丁致祭者蓋自 國初以來相沿已久雖奉 明旨竟未嘗遵行也萬曆乙卯二月朔日得戊始復題請遵行

火兆

丁酉六月十九日 三殿門樓災延及西省 累朝典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群鼠晝出縱横滿堂層累如積略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乃是 國初舊物前三日忽作風雨聲大以爲怪既而火作并爲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俠拜

男子婦人拜如奇拜肅拜道拜雅拜昔人紀之頗詳近見福王婚禮儀注王拜妃俠拜不曉俠拜爲何等詢之人罕有識者偶讀嘉祐雜志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周煇清波雜志其說亦同古字俠與夾通所謂俠拜疑只此然村野之禮何緣施於朝廷終未敢信姑書以俟考

五經言學

五經言學惟尚書與禮記爲多春秋不必言周易惟文言學以聚之毛詩惟周頌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明亦

各纔一見耳

劉寄奴傷蛇

史載宋高祖微時射傷大蛇明日見數童子擣藥榛中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敷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此藥因名劉寄奴要未可信意帝先識此藥自謂漢楚元王後乃依托斬蛇之事以譎誑人心亦魯魚之類耳

倒用字

孟浩然李氏園林詩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誤以張平子爲子平黃魯直詩食子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

誤以秦西巴爲巴西

乾沒

近用乾沒語皆侵漁之意按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注云隨世浮沉也服虔云射成敗也如淳云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張守節正義云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諸解不同正義之說於侵漁爲近然魏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要乾沒乎裴松之註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其說主服虔而加詳晉賈妃將廢馮紞乾沒救請故得不廢潘岳傳其母誚岳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盧循傳如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張

駁傳伯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粱止足傳光寵夷易愚夫之所乾沒質之正義無一合者不知定作何解也

張譚曲端

郭令公勲名冠世惟以諸怒誣奏判官張譚杖殺之物議為輕張魏公亦一代偉人惟以小過殺曲端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為公罪迄不得侑食以二公之賢一事過差無能免於眥議舉動之不可不慎如此

、三頭

唐時解頭狀頭宏詞勑頭是謂三頭猶今三元也章孝

標贈武侍御詩天人科第占三頭

論語筆解

韓退之論語筆解與李習之互相辨明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殁則非其完書也其中如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於理甚長暮春非可浴之時況童冠十餘人同浴於川曾晳雖狂恐不至此吾以汝爲先與上後字相應尤覺有情子在回何敢先語亦明妥爲伊川之學者多取之朱文公乃辨其爲非程朱意見不同如此

九逝亀

魏徵述懷詩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按折當作逝楚詞九章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傳寫訛缺以逝爲折耳陳子昂詩憶作千金子寧知九逝魂

雪竇隱潭

雪竇爲余邑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

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遊名山記載楊文懿公守陳李郡丞瀌二首略備矣但楊公記云兩澗合流之水垂瀉於千丈岩下爲隱潭是不然雪竇有兩隱潭其一出寺門逶迤西行可十里許雙崖陡削澗水從

中瀉注高不能千丈岩五之一而奇峭過之從石磴下至澗底風冷然從澗中出飛流濺沫如五月黃梅雨濛濛濕人衣裾是爲上隱潭其一從御書亭折而南由百步街下至山麓循山西行山迴遭如石城上有石筍離立高與山埒經八九盤計里可二十乃抵潭潭可半畝懸崖覆之空洞若廈屋瀑水從旁注潭中蜿蜒如白虹是爲下隱潭楊公誤以千丈岩下爲隱潭李亦僅存其名嘗由寺僧歎之或憚其險遠使玆山之奇不盡入名公紀述可惜也漫識其略補二記之闕

黃輿

黃巢之敗據史奔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小說又言髡髮爲僧趙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雖未足信然余邑雪竇山相傳有黃巢墓郡志亦謂巢禮心鏡禪師至雪竇而死意戰敗時巢實遁免而當時殺以爲功者非眞黃巢也盜多狡黠或假人衣冠或覔人類已者以疑誤官軍一時利於臧渠不復審辨如李順之髯士賴文政之劉四近日葦銀豹之莫諫成往往有之狄武襄破儂寇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以爲智高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其非僞耶乃止使非武襄智高又一黃巢矣

樂志論

世人戀戀簪紱如蟻之慕羶讀仲長統樂志論便是頂門一鍼然必有待於良田廣舍陳酒烹羊假使陋巷簞瓢亦能不改其樂否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云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梲耳目肺肝卷爲已有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公理之樂其猶在迂叟之後乎

三國論贊

陳壽三國志論贊絕無可采陳同甫龍川集自昭烈至

周瑜人爲之贊凡二十五首其關羽贊曰余論次羽事至於禁等七軍之没未嘗不痛恨於吕蒙也當是時羽威振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羽舍樊襄陽乘鋭兵徑進雖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罷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其司馬懿父子贊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惓惓而魏書終焉其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贊曰

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翩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如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三賛皆佳不減王荊公孟嘗刺客諸作

、華孽

宋紹興中建康旅寓家盆氷有文如畫卉木華葉敷芬日易以水變趣愈奇秀州呂氏家氷瓦有文如樓觀車

馬人物並芾芙蓉重菼牡丹經日不釋皆以瑞聞或謂秦檜詐作瑞應人有妖心故造物以是戲之按冰文花木原非瑞徵唐景福中滄州城壍中冰文如畫大樹識者謂其地當有兵難近華孽也己丑冬從弟平室中盥器有冰如佳花枝葉根榦皆絕工巧鏤畫所不及余深以兵難爲疑其年弟客遊廣陵爲盜所殺紹興兵難頻仍故孽尤異常當時反以爲瑞乃人之誣造物非造物之戲人也

牌額

捫蝨新話謂前代牌額必先掛而後書引韋仲將書淩

雲榜事爲驗按魏起凌雲臺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仲將懸梯上題之盖一時之誤耳晋太極殿成欲屈王子敬題榜時子敬爲謝太傅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着門外其證甚明魏宮觀多仲將所題若皆先掛後書長絙轆轤宜所甚習何獨於凌雲而遽皓首乎論前代事正不當以一事爲斷

盃中蛇

盃中蛇凡兩見應劭風俗通其祖郴爲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上懸赤弩照於盃形如蛇宣飲酒腹痛攻治不

愈郴解之而瘳晉樂廣傳廣賜親客酒見盃中有蛇既飲而疾時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乃告其所以沉痾亦愈二事不應偶合如此樂傳後出疑緣郴事傅會耳晉書人所習見遂傳爲廣事類書所收多以角爲角弓又誤也

食死

譚景升化書云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忿死者有爭食而鬬死者感食而義死若齊北郭騷與中山挈戈者其人也辱食而忿死若東方爰旌目與不食嗟來者其人也彼嗜而

飽死婪而鞕死爭而鬪死則天下皆是矣

日岫雲空

唐太宗咏日詩品彙云日吐高低影雲垂點綴陰按初學記乃是日岫雲空日影在岫乃見高低雲陰麗空方成點綴句法亦自健麗若吐垂則稺弱矣二字文近而訛

鳳頭釵詞

陸務觀初娶唐氏伉儷相得弗獲於姑既出而未忍絶之爲别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事不得隱竟絶之𢔁適趙士程春日出遊遇於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

陛帳然賦鳳頭釵詞題園壁間此與東漢鄧元義妻極相類然務觀不忍遽絕貯之別館是欺其母也況園一詞固亦人情至云東風惡歡情薄無乃幾於怨乎元義亦知妻之非有他過而子朗又其腹出也母子至情朗豈能若是恝乃母與書皆不荅與衣輙燒之母欲見朗至親家李氏堂上以他辭請朗朗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惟不敢以恩害義故抑情至此務觀之有媿於朗多矣

表章孟子

孟子七篇自漢以來僅與莊荀同列韓昌黎始稱推尊

以爲醇乎醇後皮日休上書請以孟子以爲學科謂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當衆言淆亂之中乃能表章其書同於明經見亦卓矣宋儒益相誦習我　皇朝遂與五經曁論並列於學官日休始事之功良足嘉也

武人詩

碧溪詩話載一武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到黄牛教子孫按侯鯖錄乃姚嗣宗所作詞旨超曠勇於回頭卽縉紳中有此見解者或寡矣彼名纏利縛爲子孫作馬牛者讀之能無泚

類

外國畫

畫鑒云尉遲一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指余見歐邏巴人利瑪竇所進天主子母像神釆艶發氣韻若生遠而望之深目高鼻臂指皆若隱起而實無齟齬之迹與畫鑒所言正同意乙僧卽其國人耶然利生言歐邏巴從古不通中華海外諸國必多擅此技其所設色不有異物必有異方非中國所能彷彿也

剡溪漫筆卷之三終

剡溪漫筆卷之四

平津詐儉

平津布被汲長孺斥其為詐初疑一時洗索之言考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云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餚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然則弘詐儉乃其實事太史公云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節衣食為百吏先則當時之受其欺者固多也

昴

西方昴宿說文云莫飽切从日卯聲按詩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昴與裯猶同韻

當作力求切史記律書云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索隱云留卽昴也毛傳亦以留爲昴正與詩韻合且劉留駵桺等字並從丣爲聲丣字古文酉律歷志云留孰于酉昴爲西方之宿故從丣而音與留同不知何時轉爲卯音

榮入庚韻

榮字今在庚韻楊用修謂音與融同當入東韻引淮南子越絶書榮與窮終相叶爲証但考齊語諺云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楚辭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

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又云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又云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蔡琰詩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交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沈韻蓋有自來其轉爲融音當是近世耳

楚語稱春秋

楚語申叔時對莊王教之春秋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按楚莊王時未有夫子之春秋正義謂周世每國有史同名春秋諸國統紀謂春秋爲古史記之通

稱豈即楚史耶然聳善抑惡以戒勸其心惟夫子之春秋乃可以當之楚史何能有此殆左氏誣辭耳

考工六職

考工記以國有六職發端止附於王公士大夫之後下列於商農婦功之先此文章尊題之法正見工之重耳下云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亦此意矣草廬謂妄以王公士大夫與工匠同列又謂商旅農夫無與於百工而欲側之失作者之意矣

近朱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二語出傅玄太子少傅箴習俗流

傳白丁皆能道之至其來處宿學或未之知也王通負苓者傳云麗朱者丹附墨者黑劉知幾思愼賦云化赤漸乎𨽻丹爲黔資於𨟖墨皆本此

天心月脇

穿天心出月脇雲仙雜記謂皇甫湜稱退之文按湜序著作佐郎顧君集云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然則二語乃湜稱顧況之詞非稱退之

溝水相逢

滕王閣序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

鄉之客文苑英華萍作溝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王勃蓋用其語溝水關山屬對尤切俗作萍水淺矣駱賓王餞宋少府序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歎語意正同

義烈

田横自剄海中五百人皆自殺臧洪困於東都男女六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諸葛誕敗麾下數百人坐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噫何義烈之多乎諸葛誕以危疑起事名爲叛逆其事無足道田横徒以與漢高南面稱孤不欲安爲之臣亦非達觀惟臧洪義不負張

超差足風厲薄俗然請兵袁紹還為怨讐名義與意氣
參半乃百千人皆與俱死令死於封疆死於社稷其感
人又何如也每讀三傳益使人悲雎陽

古人稱謂

蘇林稱庾峻祖曰尊祖稱其伯父曰尊伯曹操稱楊彪
妻曰貴室邪辨稱皇甫真兄曰貴兄孫權稱顧雍孫曰
貴孫漢人對陳元方稱其父太丘曰賢家君又曰足下
家君謝太傅對王子敬稱其父曰君家尊東坡尺牘稱
其子舍曰小兒房下桓少君稱其夫鮑宣曰先生六典
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花臉文字

今人銘狀表傳諸作陳眉公謂之花臉文字如戲場丑淨說話多是虛而不實蔡中郎云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其流弊已久但不如今之甚耳楊文貞士奇王忠毅翺皆一代名臣楊屬王抑菴作傳往復商榷再致潤筆王無恙時假王鹽山名以授楷書自為行狀何其勞也陸放翁惟自記生平大略慰子孫之心不為溢美以欺後世邵康僖公為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我死不求志刻石與列俎徙為泉下愧達人大觀可以為法

五氣箴

五氣箴云毋以正氣隨流俗毋以血氣應萬事毋以精氣汨嗜慾毋以脾氣害生冷毋以盛氣加衆人往年偕計北上道出齊魯見書此於神祠壁間至今常往來於懷惜不記作者爲誰

衣和巷主

衣和巷主隱居雪竇之棲雲峨高臺左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爲藏修之所故號棲雲有四偈詠藤龕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窓前五七片閒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寛抛郤雲巷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傍身閒黄

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藹廬澄年老嬾能頻對客披

離文上一峻嶒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

處住菴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崑山張和視學浙中

錄寄葉文莊於嶺南云出奉化志葉載之水東日記今

志乃削去不存

石範

宋景濂浦陽人物志有石範者字宗卿天資頴茂從呂

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饑貧民將爲變

範振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爲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

麗水縣歷任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範在浦陽以政

事稱其振饑蕩寇皆尉奉化時事是嘗有造於吾奉化也邑志宜收之名宦今并其姓名逸之惜哉

省文

用古人名多省文取一時行文之便耳仲山甫稱仲山楊德祖箋仲山周旦之儔張無盡詩安得將明似仲山申包胥稱申包晉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誠少正卯稱少正王豹傳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孫賓碩稱孫賓顏之推詩北海就孫賓盧照隣詩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正考父稱正父王粲贊恂恂正父應德孔盛柳下惠稱柳惠遜讓章華賦雖復柳惠能不咨嗟地名亦然白

下驛稱下驛唐人餞唐少府詩下驛窮交日博望死稱望死趨田洗馬桔槔詩望死長爲客

形渥解

易鼎卦九四爻辭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朱子本義從晁氏形渥作形剭謂重辟也按北史何妥傳引易亦作形渥初非誤文程沙隨云渥厚漬也公餗所以養賢九四上不得君覆養賢之餗而膏潤於巳者獨厚所以凶也不必改易本文而理亦可通較晁說爲優

烏裘

駱賓王詩烏裘十上還陳子昂詩烏裘似入秦烏裘即

蘇秦黑貂裘故事也若出於今人便似杜撰

嗜書

蒲傳正戒子弟云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尤延之儲書甚盛饑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古人於書篤好如此曾大父竹莊府君酷嗜書雖登第後未嘗頃刻釋卷暑月多蚊納足双甕中夜久乃罷一時京畜頗富會卒於京邸書皆散亡余性亦嗜書一切酣歌傳奕珍玩嬉遊皆可以書易之爲困于

一經無暇旁涉今復老矣區區志願欲聚書萬餘卷於竹莊舊址搆小樓儲之作老蠹魚遊於其中戊申冬厄於融風數世之藏悉爲灰燼可惜也讀三君語口津津地涎出矣

大行

天子初崩曰大行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太行文選註引周書云謚者行之跡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二說皆非是史記李斯傳胡亥言大行未發喪禮未終時秦人已廢謚法不用矣

安得稱大行哉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辭小爾雅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此解得之

古懷韻

衡波傳云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未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焦氏類林墮音多懷音窠因上韻爲他河遂强爲轉叶按墮即隳三都之墮火規切古懷與蔡同韻毛詩云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又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楚詞云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又云長大息兮將上心伭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懷字韻自與嵬頹悲歸相叶上他河爲一韻下墮懷爲一韻其章法出於詩小㬋之卒章

宗族稱房

唐宗室表分別世系各以房稱如定州刺史房南陽公房譙王房蔡王房之類皆標識於前而以本支系之其宰相世系表又有大房小房第二房第三房之號俗稱宗族爲某房或以官爵或以行第其來亦有所本

邪不干正

漢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此與唐西域僧呪傅奕事相類邪不干正固理之常亦由二公灼見其妄以不動之心勝之邪何能爲徒自殞滅耳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正此謂也

擬易

蓍數五十而虛一此天地自然之妙聖人初無容心乃太玄三十六蓍而虛三元包三十六蓍而虛二十四潛虛七十五蓍而虛五不已贅乎說者以三家附易謂易爲天包地玄爲地承天易爲天地大數包爲人物小數

易爲天數虛爲物數總不出易之範圍然支離傅會昔人謂之疊牀架屋安在其相表裏温公云易天也玄所以爲之階蓋自況也子雲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温公亦言安知後世無司馬君實乃自虞陸蘇張數子外幾不免覆瓿惜哉

會稽祀始皇

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漢末太守王朗以爲無德之君不當見祀於是除之始皇之暴天下疾之如仇越人獨肖貌之與神禹並祀此不可曉按封禪書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皆禮祀之刻

勒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功德乃知刻像崇祀蓋出於二世之所爲然秦亡之後越人不爲毀撤享祀幾四百年亦大幸第恐腥穢之蒐内愧而却走耳

物生應月

藕生十二節閏月則益一節梧桐生十二葉一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茨菰花一莖收十二實有閏則十三實椶櫚每月抽椶一片閏月則半片而止芋與赤箭皆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之數草木之徵乃與曆數相符不獨朱草也

讖兆

桓玄于荊州起齋悉畫盤龍號盤龍齋後劉毅小字盤龍討玄遂以居之蜀王衍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後爲孟知祥所得孟昶僞太子題策勲府桃符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後宋滅蜀呂餘慶以策勲爲理所長春乃太祖聖誕節名也近權璫馮保豫作壽藏建寺名永年爲賛曰萬保敗後永年伯以戚畹得之余鄉居冢宰名其樓曰慕雲後乃屬之管慕雲光祿兆發於前應符於後何造物之巧乃爾可見天下事定於冥數成虧得喪皆有物以司之人力無如之何躁競者可以息心巧營者

徒以壯趾

一乳三四子

宋自建隆至靖康民妻生四男者九生三男者二百七十四生三男一女三女一男二男一女者各二一乳而三四子已奇又何多也 國初一乳三子

聖祖皆與給復實錄備載其事近時則罕聞之余數見儀曹爲宗藩請名一疏之中雙生子至二三十少亦不下十餘較之民間獨多將天潢茂衍宜子孫之蟄蟄與其中漫鱧負蠕或不盡可問也元魏時有一產四男四產凡十六男尤爲大奇漢永寧初有婦生四子唐檀謂京

師有兵禍發蕭牆果如所占則又爲朴徵何也

白麻

國朝誥勅文武官封贈用花素綾軸獎勵閣臣及賜朝鮮琉球等詔用泥金雲龍蠟箋其餘勅諭用中箋勅用小箋皆龍邊黃紙惟征西鎮朔平羌平蠻等九將軍掛印總兵與近邊二三重鎮初拜官勅諭外特給制諭一道用白紙書之即古之白麻也舊有白麻紙近以榜紙代之高三尺許長幾五尺字大如拳前代拜免將相皆用白麻今僅此耳

樟亭

蕭山縣西興驛前有坊題曰莊亭古蹟按西興郎古之西陵舊有樟亭樓唐人題詠甚衆孟浩然張祜岑參喩坦之許渾皆有樟亭樓詩今以樟作莊恐誤筆也

吳會

吳會乃吳郡與會稽古會稽郡實開治於吳故稱吳會齊高帝詔吳會二郡以禮迎褚伯玉可證會讀爲檜孟浩然越中逢太乙子詩云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又云鷄鳴見日出常與神仙會上乃會稽之會下乃會聚之會自是兩韻文死英英華註云諸本皆重押會字惟一本嘗覩仙人旆此不得其說誤以爲複韻而妄改之

孫孟詩

孫逖題安昌寺北山亭詩山圍伯禹穴江落五胥濤孟浩然登樟亭樓詩山藏伯禹穴城壓五胥濤句法全似孟稍後於孫未必祖襲孫語越中山水大故事偶然暗合耳

孫承公

晉中興書云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少任誕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晉鄞縣即今奉化今縣西三十里有地名孫公棠相傳承公兄弟來遊植棠於此因以爲名意即作

令時事或雖不廢遊覽而有惠及民邑人思之若召伯之甘棠乎郡邑志不言承公爲縣令當更考之

宋僉憲女

余鄉宋僉憲儒女美而文適仁和陳輔合卺之夕輔别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女應聲曰香銷覺夜闌。後有子矣臨終作詩訣輔曰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豈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末句悽婉有風人之致亦一俊嫗

面首

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

面首猶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笏稱面

後唐元成初出象笏三十二面賜百官無笏者今以笏餉人可稱幾面

人相食

唐天復中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屍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宋靖康中金狄亂華山東京西荊榛千里米斗

錢數十千不可得盜賊官兵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腊目爲兩脚羊嗚呼以人食人乃賤於狗豕哉亦生人一大厄矣每閱二事爲之酸鼻

餓狠饑豹

嚴君平賣卜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講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冲大

慚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化書云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有餘不足由於貪廉奢儉不在多寡也

刑餘

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顏延之曰同子參乘袁絲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士先器識

裴行儉不重盧駱王楊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才藝此觀人法也盧𤫊爲吏部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此用人法也劉莘老教子孫先實行而後文藝此教人法也

故曰士必慤而後求智

兩歐史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開寶中薛居正扈蒙等所修後歐陽公又作五代史歐史出學者不復知舊史矣唐書亦公同修說者乃謂新不如舊舊書卒以不廢盖五代史出公一人其淋漓逸宕處直欲追蹤子長唐書獨帝紀志表出自公手餘皆宋祁之筆斷鶴成鳧呼驢作衛剪截晦澁氣殊不流宜不足以沒劉昫也楊用修謂歐一代文人所著反不如劉恐公未肯心服使盡出公手豈止與劉昫爭雄而已乎

梅亭四六

李梅亭四六標準學問宏傳尤精熟韓文除架閣謝丞相啓云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得餘而失少奴星結柳而送鬼奈驅去以復還上句用三星行語下句用送窮文語何教授啓云閑蓄於六館之空舍其亦有施乎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將賀其鳴巳上句用太學生何蕃傳語下句用送何堅序語屬對天然有左右逢原之妙可謂巧於用事

諸葛興

山陰諸葛興字仁叟嘗為奉化丞所著有梅軒集見文

獻通考

四聲韻始

世傳四聲韻始於沈休文按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宋周顒著四聲切韻皆在休文之前其謂靈均以來此祕未洩則字句之間調其宮商審其輕重如周捨所云天子聖哲之類乃發自休文耳

煖耳

隋雲定興附會宇文述述好着奇服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乃製袜頭巾令深袙耳疑即煖耳之始然晉時已有面衣高光以進惠帝亦煖耳之類但不

知其制何如

英雄本色

淮陰布衣時其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旗旛後皆副其言英雄本色與握齱委瑣者故自不同

面長爪折

郭汾陽每遷官面長三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陳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一爪先折四體之動兆乎吉凶如執玉高卑鳶肩火色之類多有之

至如二事尤極詭異

註史書

註史書當以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標世說新語註爲法裴註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劉註晋氏一朝史及諸公列傳譜錄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二書實以註增重豈但爲之忠臣已乎梁劉昭集後漢同異註范曄書世稱博悉亦其次也崔慰祖欲更註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未及成而卒臨終屬其弟緯于廚簏檢寫以存大意此書若成必有可觀惜不假之年耳

庚杲之

南史庾杲之傳稱杲之清貧食惟韭葅瀹韭生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謂三韭也樂頤之傳杲之往候頤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開之出常膳魚羮數種素甘淡薄之人乃不能食枯魚菜葅何前後相戾耶

不托

五代史唐昭宗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按不托郎餺飥麪餅也方言云餅謂之飥北方人呼餅爲餺至今京師猶然北夢瑣言王文公食餺飥麪不過十八片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閑

門殍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不托餘飥音意並同

忍饑渴

宋仁宗燒羊忍饑史以爲美談又一小說帝春日步苑中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故忍渴而歸帝真賢君哉饑渴尚可忍況其他乎鐐子乃庖人之別稱

蓍數

蓍數之妙乾坤之策以當朞二篇之策以當萬物傳解之詳矣關子明云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三天

二地舉生成而六之也三六而又二之故三十六策爲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四策爲坤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二五而變三十六旬三五而變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程沙隨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約而半之得五千七百六十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鐃一千一百五十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乃一千一百五十二策列鐃之數以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十者自甲至癸以當日少陰爻五千三百七十

六乏三百八十四策少陰爻六千一百四十四鐃三百八十四策列鐃乏之數以三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三十者自朔至晦以當月二家之說又出易傳之外觸處旁通無所不合數學之妙乃爾

帝王胤胄

曹魏胤緒王沈以為出自邾操作家傳則謂曹叔振鐸之後子建作父誄亦云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明帝從高堂隆議又謂是舜後故禪晉文稱我皇祖有虞按操父嵩特曹騰一養子志言莫審生出本末其族之孤鄙可知一旦盜漢畀遂竊附帝王之後而又屢更其說朝周

暮虞寧不爲豺獺所笑晉宋而下帝系所自出多此類漢劉氏本出自堯班彪叙高帝所以興首稱帝堯苗裔漢書高帝贊亦云漢承堯運而太史公作本紀太公而上不復推所從出其見卓矣

楊忠

宋時邢人戴猷可世雄於財子伯簡方弱冠與里中惡少遊於狹邪盡破其家惟昌國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伯簡往依焉忠籍其貲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忠哭諫不聽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忠挺刃而前執其尤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

主人三十年郎君年少爾輩誘爲不善家産掃地幸我
保此別業汝必欲使靡有孑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
報主人於地下其人哀號服罪忠喋齘良久收刃却立
曰如此貸爾命遂出絲帛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
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請自今改前所爲但聽
老奴不二三年舊業可復若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貲
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
泣自是謝絕不逞一聽忠所爲三年盡復田宅忠事之
彌謹噫如忠者不惟此輩所難卽號爲士大夫當盛衰
存亡之際而能盡忠所事不欺其心其有媿於忠者多

矣宜載之郡乘以厲薄俗

僧曇命名

齊梁間崇尚釋教舉世若狂一時以僧命名如王僧達僧綽僧虔僧孺僧辨僧度僧朗明僧紹僧䖍沈僧昇僧昭崔僧深傅僧祐呂僧珍湛僧智虞僧誕杜僧明戴僧靜潘僧固鄭僧副堯僧賴張僧晧柳僧習以曇命名如王曇首曇生曇哲滕曇恭垣曇深劉曇靜楊曇華沈曇慶何曇秀陳曇朗載在史傳不可勝舉俗尚波頹可為一慨

剡溪漫筆卷之四終